

周揚
近作

周扬近作

顾骧选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40459



作家出版社

1040459

周 扬 近 作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八 六 〇 七 三 部 队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850×1168 1/32 10.625印张 字数：253,000
1985年6月北京第1版 198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册

书号：10248·015 定价：1.80元

目 录

在斗争中学习·····	(1)
悲痛的怀念·····	(13)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18)
《逼上梁山》序·····	(35)
《中国歌谣选》序·····	(39)
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43)
继往开来 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	(63)
也谈谈党和文艺的关系·····	(99)
学习鲁迅 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	(107)
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	(119)
站好岗哨 当好园丁·····	(133)
《赵树理文集》序·····	(145)
进一步革新和发展戏曲艺术·····	(147)
解放思想 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	(167)
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	(184)
按照人民的意志和艺术科学的标准来评奖作品·····	(195)
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	(207)
纪念郭沫若诞生九十周年和庆祝郭沫若故居开放·····	(212)

发扬十二大精神·····	(216)
怀念立波·····	(227)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233)
研究人才 爱惜人才·····	(255)
怀念徐悲鸿先生·····	(257)
尊重历史 给历史人物以应有评价·····	(260)
一代杰出的戏剧大师和时代的歌手·····	(266)
《邓拓文集》序言·····	(272)
在首届茅盾文学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	(276)
正确评价一位当代的伟大作家·····	(281)
关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问题·····	(287)
文艺也是服务性行业·····	(294)
科学和文学要结合·····	(300)
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	(303)
对电影美学研究的一点希望·····	(306)
怀念老舍同志·····	(310)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联名写信向	
周扬同志表示慰问·····	(316)
兰叶春葳蕤(代后记)·····	顾骥 (321)
——读周扬同志近两年来的文艺论评	

在斗争中学习

听了郭老、茅盾同志的祝词和开幕词，听了黄镇同志代表中宣部的讲话，我很拥护。看了大会印发的许多同志的发言，这些发言是对“四人帮”的有力的控诉和声讨，义正词严，出自肺腑，谁听了能不为之感动呢？

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大家有机会和阔别多年的同志们、朋友们重聚一堂，共商文艺大事。谁能够不为之欢欣鼓舞呢？

全国“文联”创立快三十年了，从第一次文代会开幕那天起，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就一直热情地深切地关怀着我们的文艺事业，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引导我们前进，当我们有了缺点和错误，他就及时地给我们以批评，甚至严厉的批评，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和错误。周总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日理万机之中，还抽出时间来耐心地指导和帮助我们的工作，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到一九六三年全国“文联”全委扩大会，多次讲了话。多少年来，他一直是文艺工作者的尊敬的良师和亲密的益友。现在毛主席、周总理都与世长辞了，他们的伟大思想、伟大人格却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精神力量。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可惜文艺的不少老朋友、老同志都不在人世了，有的是由于自然规律，有的却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我们今天想起他们就觉得难过。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他们所没有走完的路，我们将接过他们的接力棒继续往前走。

同志们希望我来讲讲话。我想来想去，不少同志的发言都说了我心中要说的话，似乎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但是又觉得我一定来看看同志们，这不仅是由于我是“文联”的副主席之一，而更多地是由于感情的原因。革命的感情驱使我不能不来。

“四人帮”把我打倒了，把大批文艺界的同志，不管和我有无牵连，也不管他们本人有没有错误，都打倒了。他们要从文艺这个领域打开缺口，首先夺取文权，然后再进一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摧毁我们的党，摧毁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们打倒了大批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还不算，他们还解散了各种文艺团体，首先是全国“文联”、“作协”以及其他各协会，然后各省市的“文联”和各协分会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以为从此可以把革命文艺队伍斩尽杀绝。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尤其是不以反动派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不管“四人帮”怎样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除极少数败类向他们卖身投靠外，绝大多数革命文艺工作者都不跟“四人帮”走，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对付和抵制他们。“四人帮”虽然在一个时候，把文艺队伍打乱了，打散了，那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一种表面现象，而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却不但没有打散，反而使大家的心连得更紧了，彼此的情分更深了，可以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亲了。这是一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经过对敌斗争的考验，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之后所达到的新的团结，新的同志式的感情。有的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认识不清或形势所逼，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但只要不是属于“四人帮”体系的人，我

们都应该采取热情帮助的态度，团结他们共同对敌。我就是带着这种感情来到这里的。

由于长期和社会隔绝，和文化工作脱离，我讲不出很多东西，只能来和同志们谈谈心，谈点个人的感受，个人的体会。

我要讲的题目是学习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也是一次最重要的学习。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帮派体系下的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都是难得的反面教员。这些反面教员，让我们付出了很高的学费，付了学费，就该学点东西。怎么学呢？如果只从消极方面接受教训，那不是好学生。我们要从正反两方面吸取经验教训，坚持真理，改正错误，不对的一定反对，这样的学习才是有益的，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不但要消化和融会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学习到的东西，认真地总结我们学习的经验，而且还有更新的更重要的学习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如何来为这个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呢？我们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但是新时期的工农兵，经过“文化大革命”，成分有了很大的不同，有了新的不同的精神面貌，不同的思想情感，我们怎样去表现他们呢？新时期的斗争，包括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进行的，有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有许多新的特点，我们怎样去表现它们呢？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去熟悉，去理解，需要我们重新学习。

许多同志都遭受过“四人帮”不同程度的迫害，有一肚子气。凡物之不得其平则鸣，有气总是要出的。同志们有气，我也有气。这并不是什么个人意气，而是革命之气，革命的义愤。愤怒

出诗人。革命群众在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中所写的怒斥“四人帮”的诗歌，就是这种愤怒的结晶。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已经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也为全体革命文艺工作者大大地出了气。许多长期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也开始颠倒过来了，许多长期被“四人帮”禁锢的好书、好戏、好电影，都重新出版、上演和放映了，文化界的许多错案、冤案，开始平反昭雪了。“文艺黑线专政”论也正在推倒。我们的气应该可以逐渐消除了。当然，还有“四人帮”的帮派残余和思想流毒，需要我们继续批判和斗争，需要做长期大量的消毒工作。单是有气还不够，还必须冷静地思考和观察问题，不然，就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一个人，一个革命者，总是有受委屈的时候。抗战期间，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曾同我谈过一个人受到委屈的时候，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他说无非是三种情况：一种是人家批评你批评得对，你确实错了，那你就应该让人家批评，不应感到委屈；一种是你正确，人家批评你批评错了，那末真理在你这一边，你要为真理而斗争，不怕受委屈；再一种各有一半错，那你至少有一半错，也不是完全冤枉你，你也不要感到有什么委屈。毛主席的这些话，包含了多么深刻的真理！多少年我都铭记在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话，时时地鼓励了我，支持了我。

我受林彪、“四人帮”的打击不轻，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和所有受过“四人帮”迫害的同志，有着相同的遭遇和感受，我们可以有共同的语言，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一定要互相勉励，有过则改，无则加勉，共同前进。我们的眼睛不要老是向后看，我们应该朝前看。

我们常常讲要从斗争中学习。我们正是从“文化大革命”中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

不正是经过这个学习，空前地提高了自己思想和政治水平，特别是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吗？如果不经历这场斗争，他们的水平是不可提到这个高度的。广大的革命群众，特别是青年工人、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敏感和识别力比我们许多老干部更为敏锐，更为正确。他们经过锻炼，有了斗争经验，既敢想敢说，又更成熟了。我们应该向那些满腔正义，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志们学习，向那些无私无畏的普通的青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学习。他们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

我们还应该从我们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中学习。一个人要革命，就难免要犯错误，要遭到挫折和失败。又要革命，又怕犯错误，那就不要干革命。当然，我们力求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就改。吃一堑，长一智，从错误和失败中学习，是一种最有效的学习。我是一个在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批评，凡是说得对的，我都乐意接受，我欢迎从善意出发的同志式的批评。至于“四人帮”这伙敌人强加于我的一切诬陷和不实之词，我想不用我说，事实已经作了回答，而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关于三十年代的问题，“四人帮”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有意颠倒了敌我关系。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是人民内部的争论，争论中的是非曲直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究讨论，大家都可以各抒所见。我不因为当时党内错误路线的影响和自己年轻而原谅自己的过错。同样，在开国十七年工作中，我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我仍然欢迎同志们热诚的批评。

总结历史经验，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向反面教员学习也是大有好处的，使人长见识，开眼界，特别难忘。“四人帮”不仅教育了我，而且教育了全党全国人民。我和陈伯达、江青相识很早，但真正认识他们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

过程的。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候还把陈伯达当作“好朋友”哩。当然，他们坏到这种地步，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有些人往往一朝得志，大权在手，就忘乎所以，本相毕露。只有经过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搏斗，我才算向他们“领教”了，真正认识了他们。李春光同志说他当年作为造反派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曾相信过江青，随着运动的发展，他才逐渐识破了“四人帮”一伙阴谋家、野心家，而毅然和他们决裂，贴他们的大字报，冒着个人危险，勇敢地和他们斗争。他的斗争历程代表了当年千千万万红卫兵和革命青年所走过的道路。这也是他从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体验、观察和学习、深思的结果。

总之，我们确实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习了不少宝贵的东西，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了青年的前途，重新认识了自己，解剖了自己，识破了大大小小野心家、阴谋家、政治骗子、投机分子，看到了“风派”、“溜派”、“震派”、“捂派”等等千奇百怪的丑态。不懂得这些，怎么能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怎么能懂得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呢？我们在这方面的收获，实在是宝贵的。

许多同志感叹着，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耽误了我们十多年的宝贵时光，耗费了我们多少有用之年啊！当时是青年的，变成了中年，中年的变成了老年，老年的就更老了。但是我要说，我们决没有白白度过这段时光，我们在某些业务方面荒疏了一些，但是在学习中国革命、学习中国社会方面，我们却是获得了丰收。

现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积累的经验 and 知识大大地武装了我们的头脑，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来观察、研究和描写这个新时期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斗争。

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生活和斗争，这是我们革命文艺工作

者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由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由战争转入和平，由农村革命根本地转入以大城市为中心，这是历史性的空前大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许多文艺工作者都亲身经历过来的，对它很熟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许多事情我们都不熟悉了，可以说还是一个“必然的王国”。我们人进入了社会主义，思想却有些跟不上。我们的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我们不少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遇到困难和某些挫折，就容易发生摇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就发生过这种现象。我们对搞社会主义缺乏精神准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缺乏经验。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了解还是比较抽象的。马克思、恩格斯常常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然要经过长久的阵痛，列宁多次引用这样的话告诫人们。他们讲的是长久的阵痛，而且是必然要经过的，我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所要经受的“阵痛”也是必然的，而且只会更长久。在三年困难时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都亲自尝到了这种“阵痛”，这种“阵痛”以后还会有的。我们对此应当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有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冲击，就产生了一些灰心失望的情绪，甚至产生了“看破红尘”的思想。如果这是指的不再迷恋个人的名利、不再计较个人的得失，许多事情看得开一些，想得开一些，这种“看破”倒是不坏的。如果是看破了社会主义，那就不对了。只有空想的感伤的社会主义者，才会一碰钉子就产生破灭之感。科学社会主义者，是永远看不破社会主义的，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永远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科学，只要是科

学，总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信仰共产主义，就是因为它是科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列宁说过，“如果不会适应环境，不愿意在污泥中爬行，那就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空谈家。”我们不要做空谈家，要作真正的革命者。我们要学会适应环境，但决不投机取巧，看风使舵。我们要敢于在污泥中打滚，要紧的是能出污泥而不染。

要正确地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各种斗争，首先要求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善于区别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学说，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剖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大的创造性的贡献。“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就集中表现在把这两类矛盾完全颠倒了，这种颠倒，曾经一个时期大大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现在已经逐步地再颠倒过来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区别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弄清楚什么是我们应当歌颂的，什么是我们应当暴露的。写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敌我界线分明，写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斗争，这个界线就不那么容易划清了。“四人帮”把无产阶级革命家当作什么“走资派”、“复辟派”来加以丑化，他们借口反对“写真人真事”，来反对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诬蔑这类作品是什么为谁“树碑立传”，是什么“给反动路线唱赞歌”。他们的这种颠倒历史、混淆视听的种种谬论，确实也曾迷惑过一些天真的人们，现在大概是没有多少人听他们那套鬼话了。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提倡树无产阶级革命家之碑，立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传，这是广大群众所热烈期待的，也是革命作家的光荣职责。清除了“四人帮”以后，在戏剧以及其他文学艺术方面冲破了“四人帮”立下的“禁区”，创作了描绘和赞颂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品。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热情歌颂，也正是凝聚了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当然，这

类作品还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如何按照历史的真实和党内路线斗争的线索正确描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事迹，这还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和研究的新的课题。除了写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应写历史上各种革命英雄人物，包括农民起义的领袖。姚雪垠同志的《李自成》不就写了一个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吗？当然，对于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来说，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主题，还是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他们中间出现了千千万万的新式人物，急待我们的作家去表现。我们还要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他们是和体力劳动者并肩前进的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应当受到尊重。我们的作品过去很少写他们，一写他们就往往是戴着眼镜，书生气十足，对他们多少带些讽刺的意味，虽然是善意的讽刺，而没有足够地写出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和他们对我们祖国的重大功绩。在最近一年多来的作品中，开始出现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的形象，这是可喜的，也是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相适应的。徐迟同志的一些描写科学家的作品，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我们过去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往往是外国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自从出现了林彪、“四人帮”这类野心家、阴谋家之后，描写和揭露这种新式的反面人物就成了我们文艺创作的一个全新的主题。新的讽刺剧、讽刺小说、讽刺诗，新的漫画、相声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讽刺文学应占一个什么地位，应当怎样写，这也是大家关心的值得讨论的问题。

“四人帮”清除以后，一年多来文学艺术界所出现的新气象，所面临的新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分析、去研究、去认识。这也是我们学习的任务。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根本方

针，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文化艺术就不能很好地发展和提高。毛主席说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艺术上的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毛主席在这里讲了两个“自由”，因为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没有一定的学术自由，一定的民主空气是不行的，这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完全是两回事。防止“自由化”的根本保证，就是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

毛主席特别强调艺术形式和风格的重要。讲到形式，我不能不提到民族形式、地方形式的问题。每个民族和地区的艺术都有自己发展的长期历史，都有其历史的连续性，都在人民群众中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我们中国的地方戏曲，就各有自己的形式，各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如果各地方戏曲都变为一个模型，那还有什么百花齐放呢？“四人帮”企图消灭地方戏的地方特点，企图消灭民间的和兄弟民族的艺术，这就是要毁灭我国各族人民的艺术，这是全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毛主席十分重视艺术家个人的独特风格和学派。“四人帮”否定艺术个性，要消灭不同的风格和学派，以便维持他们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我们清除了“四人帮”，就要为积极保护各种不同风格 and 不同学派的发展而努力。

在争鸣的过程中，我们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把学术上的争论，动辄提到政治问题上，在政治问题中，也不要一切矛盾都看成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是少量的，而大量的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有时也很不容易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不容易区分，我们就一定要学会区别这两类矛盾，尤其要特别注意矛盾的“转化”问题。

许多同志受过“四人帮”的迫害，对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今心有余悸。有的同志提出希望明令废止打棍子、扣帽

子、抓辫子等恶劣作法，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是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要知道，棍子等等是一种客观存在，只能说它们是一种落后的斗争武器和落后的斗争手段，但废除不了，也不能禁止人们去使用。我们所能作的只能是，用最先进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用更有效的说理斗争的手段来战胜它们。我们要有勇气，不怕别人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如果打得对，扣得对，抓得对，我就服输，就改正；如果不对，我就要进行反驳，不许反驳也还是要坚持真理。这就是实事求是，这就是我们应当提倡的革命学风，是我们革命者应有的气概。党中央再三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了我们以最有力的支持，给我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应当相信党，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真理。

“文联”和“作协”恢复了，其他各协也将逐步恢复。这不仅仅是一些机构的恢复，而是党的革命文艺传统的恢复，是毛主席文艺路线的胜利。我们要善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恢复和发扬好的东西，去掉不好的东西，以新的面貌从事新的斗争。当然，在恢复过程中，在恢复以后，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今后还会有斗争，但是只要我们善于学习，善于斗争，我们会越练越强。

广东、安徽、上海等地的“文联”、“作协”都已经恢复了，他们在当地省市的领导下，比全国“文联”、“作协”还先走了一步。他们虽然恢复不久，但已有不少好的经验。巴金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一个上去，一个下去，两者是辩证统一的，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

我们有理由希望“文联”和“作协”及其他协会将帮助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更好地学习，更紧密地团结。党中央提出了“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再团结”的鼓舞人心的口

号，我们大家都必须身体力行。我们所以要学习、要团结，只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要用我们的笔和艺术手段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而继续斗争。

我们一定要把“四人帮”遗留下来的臭气熏天的垃圾全部彻底扫除干净！

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党的文艺政策！

我们一定要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而放声歌唱，以迎接我们祖国的光辉灿烂的未来，迎接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世界出现。

〔载《文艺报》1978年4月号〕